



08054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三

洛誥第十五

國朝書

天津圖書
藏書

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
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已事而亟去所以明
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何也
伊尹之時國無他變太甲思庸則其責塞矣至於
周公雖卜洛以遷商民基業略定然其心猶未服
四方之大勢猶未集非周公誰與鎮安之此所以
欲去而復留也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一

退補齋
藏板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書曰復歸于亳著
作湯誥之時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
作周官書曰還歸在豐著作周官之時也他篇亦
莫不然而洛誥之序則獨不然告洛邑之卜周公
在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作洛誥之書周公歸宗
周而親告於成王也若於書序之凡例當云召公
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歸于宗周作洛
誥今乃於告卜之下卽書作洛誥不復著其時何

哉蓋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則都邑定都邑定則受朝會遷商民而周之基業定周之基業定則周公之去志亦定當使人告卜之時告歸雖未形於言而精誠至意實與之俱往矣孔子深見於此心故變例而書略作誥之時而發作誥之志也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漚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漚水東亦惟洛食佗來以圖及獻卜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二

退補齋藏板

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於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作洛獻卜之事反告於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孺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之明君以稱之蓋大卜洛之事而深發其敬也世儒復辟之說蓋生於此語抑不知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君幼而百官總已以聽焉是固冢宰之職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

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盾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述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幼沖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爲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聰並受四海之圖籍大哉洛邑是誠作民明辟之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基也是誠周公建都之意也蕭何作未央宮不過曰非壯麗無以重威耳臨之以周公其基作民明辟之言眇乎小哉不啻天淵之間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卽召誥所謂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漚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漚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顧氏謂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其論遠近則然矣若曰先卜近以悅之建都邑至重也質神明至肅

也此豈苟以悅眾之時况本欲居洛姑先卜黎是命龜之際其意既不誠一矣苟龜兆而吉也將屈吾本意而遂居黎乎聖人之舉措殆不如是也然則周公何爲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眾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見哉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已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卽天心也無閒故無違也黎雖不及洛然亦周公並近商郊審擇面勢可建別都之地若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四

退補齋藏板

擇焉而不詳是疆天之合而必龜之從已豈聖人之心哉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總其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

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佯來以圖及獻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繕之圖及龜卜之兆於王蓋追述獻卜之事言洛都之成將以致告歸之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者敬受周公之言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者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

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其作周匹休者
言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家匹休之
地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成王復
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
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其共貞固守此
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
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墜天命二者皆不繫於
已惟繫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
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倚之者甚重而
望之者蓋甚長也成王察言觀色知周公將致告
歸之請故豫以是留之其於師保事之可謂篤察
之可謂精矣是殆非前日未敢誚公之成王也拜
手稽首誨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
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
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
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

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
新邑侂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旣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者告之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
務也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
載者咸秩敘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所焉始建
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
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
祭祀之義鬼神之德則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告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
藏板

成王若闕於事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
被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
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
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
此故周公以爲首務也予齊百工侂從王于周予
惟曰庶有事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
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爲以大慰天下
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爲之事也方
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雖或小不齊公固化之

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既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乎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祚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者基業既定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旣成周之業旣定矣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故教成王今卽出命曰記錄功臣之宗勳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八

退補齋藏板

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而後定蓋功臣之冠天下觀瞻所以鎮服羣下者實繫此舉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旣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蓋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都而慰答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大之業而念舊錄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不視

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者周公既告成
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臣之載書苟無
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窺之亦
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
自教工也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
有朋比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
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燄燄之微耳其所焚
灼以敘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絕矣其

卷五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九

退補齋
藏板

可不深戒其初乎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
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閑之於始而禁之
於未發也厥若彝者告成王以其順典彝也及撫
事如予者告成王以撫定天下之事當如我爲政
之時也及云者周公自謙使成王先順典彝而因
觀法我之所爲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卽周公
所齊從王于周之百工戒成王之洛當惟以此自
從不可以他人間之也周公爲成王慮者可謂悉
矣示之以典欲其遵也教之以身欲其效也遺之

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邑誠能循奉典彝師
法周公信任眾賢則治道亦無餘蘊矣佯嚮卽有
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者復告成王當
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僚曉然
不惑奮揚興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苟
不知上之所嚮則惑惑則怠怠則績用弗成矣然
則所嚮果何嚮也曰惇大者其所嚮也一代必有
所尙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
異其功之殊而體皆惇厚寬大共成溫裕之風俗
則是周家八百年之所尙實定於成王休聞顯譽
豈有既乎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
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
治體蓋非後世之所可及也治體定則治道成故
此章亦止於此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
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
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十

退補齋
藏板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
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既舉治道以誨成王此章復申言之而致告
歸之請也已汝惟冲子惟終者周家之治文武周
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故周公歎息
而言曰已乎惟汝幼冲之子而承如是之大基業
惟有以終之乃能塞責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
不可不負荷也前章之誨於內治爲詳至於統御
諸侯教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汝其敬

卷二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
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爲誠以佞爲忠
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
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
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
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
固阻兵也庭實在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

無誠意以將之耳享觀之多儀極其繁縟苟無誠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推其國之政事其將差爽侮僭墮王度而爲叛亂矣固當察之於早治之於微也豈待其貢物不至而始知之乎於陞降俯仰之間而識其向背是非心之存者未能察也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羣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誨之以教養兆民

卷三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退補齋藏板

之道也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教汝於輔助斯氏教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於民可也養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感動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惇篤次敘武王之事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

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苟成王作聰明喜變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敘則天下安肯用一幼沖孺子之命乎篤敘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者告戒既終勉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復與聞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周公既與成王決別以民者國之大本意未能已復指而言之曰彼寬裕我民之道前所謂秉民彝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違戾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其眞知本者哉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威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答其誨言稱其功

德蓋所以開挽留之端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退託言我幼沖孺子，蒙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莫能自辨，皆傳養者明以保之，使其免於水火，歸重於公者，亦至矣。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答周公之誨言也。公所稱舉以誨我者，明著深實，皆不顯之德，蓋欲以我小子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舉祀典，我不敢不深是誨也。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

卷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十四

退補齋藏板

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漫頽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答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恆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眾之上矣。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卽前所謂肇稱殷禮，蓋以惇重宗敬大禮之心而舉行次敘大祀，徧祭百神而大亨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略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爲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答以祀爲後者，先其實也。齋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爲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

也告者視其原受者得其實周公可謂善誨成王
可謂善聽矣苟周公先言祀成王亦先言祀安知
非徒旣其文而未旣其實乎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
子夙夜愍祀者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
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教于四
方四方之人雖邊陲海隅亦皆旁作穆穆以發誠
敬之容德益向新俗益向美前迓太平其象可見
文武勤勞創業垂統以教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
藏板

迷錯我小子拱手仰成徒知爲祭主蚤夜謹祀而
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周家者亦云盛矣天下
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
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
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
兼三王其勤勞特甚焉信乎其爲勤施也不曰旣
平而曰迓平者旣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亶亶
方進之意焉周公勤勞如此勳德如是成王弁冕
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

莫切於是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既稱周公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迪我小子之篤罔不若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蓋言語所不能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之心愈切矣人君有安居而與師保護論者有臨朝布政而接諸侯卿大夫者此成王欲退私而臨朝也謂我退而卽君位于朝命公後伯禽於魯言公不可去封公之子以治魯國之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四方今始開啓其治端耳諸侯尙未知來王來享而舉尊王之禮也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宗禮之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救寧而豈爲全備哉公必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爲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爲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眇然幼冲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爲己留

亦當爲天下留爲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予往已者王謂公若留我則敢往新邑使天下諸侯欽肅將大祇敬歡協公之功公之功亦至此而成矣此語與亦未克枚公功對言也前章就成王之身言之此章又就周公之身言之見其留之愈切也公無困哉者王謂公捨我求去實爲困我公前言規摹如此之大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矣而去之何哉公之不去我亦無厭斃其康安天下之事不然焉保其往公爲周之儀刑舊矣今勿替之則四方亦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爲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命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恭所以欲去者謂上下全備矣王又深以文武爲言是所以弘大我

之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
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
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謂我既留君臣之間當同用工大立規摹孺
子來相視洛邑其大惇厚其法用殷之賢人周召
之言多加大者天下之工夫未有小爲之而能有
成者也是必委一身於其中如人爲學學之外無
他事乃可若一出入始勤終怠豈能成德必大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
藏板

惇其典大用殷之賢人治爲四方之新君作周恭
敬之君第一人又言其自是洛邑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萬邦皆休惟王乃有成績苟一二邦不
休則績安可謂之成且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
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答天下之眾
作周家誠信之臣第一人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於
王言恭先於己言孚先者蓋恭者治之原治原當
出於君而臣但作孚信之先者而已亦歸政之指
也大抵功成則退臣之道也周公謂制作已備可

以去矣其本心也成王留之則又更立規摹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佯來愆殷乃命寧

周公謂成王考我告子之言乃盡本於文祖之德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考之一辭甚要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語之言能無說乎必改之繹之可也使來愆慎治殷之民其必命之以寧命者如射命中之命命中者必中之謂命寧者至於必寧也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充

退補齋藏板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佯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留卽告于文王武王以秬鬯二卣拜手稽首以此心休享不敢宿而禋于文武之前公之一去一留對越文武也亦以堅成王之心謂汝之不可不勉者已告於文武矣予不敢宿者對成王之時此心此意卽對於文武也自是當惠順篤厚次敘而行無至于遘自疾之地能如此則萬年皆厭

飫汝之德殷之民亦日漸月漬而有所成矣殷之民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蓋殷民乃讎民能使之承敘然後萬年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禩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當時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也王在新邑在洛也烝祭常祭歲也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

卷二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
藏板

一常祭止用駢牛一也因烝祭封伯禽於魯王賓殺禋於常祭之外又殺牛以祭封伯禽與祭歲對言故曰賓以歲爲主此爲賓也惟周公認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凡七年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四

多士第十六

周書

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踐奄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喻之煩曷若一喻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之足矣苟預憂他日之疑而曲喻之於已則爲躁於民則爲瀆非聖人之言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

卷二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

一

退補齋藏板

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負固不悛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統率也惟置之於醇醲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以融釋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然既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疆場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周公洛邑之政其次第固如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衰烏臨之初於此而發王命

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三語盡之可謂善
形容矣序言殷頑民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
王土貴之也所以開其善序蓋孔子之公筆史則
周公之恩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
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頑民人之所忿嫉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

卷二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

二

退補齋
藏板

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嫉之
氣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
凶徒醜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
孚而囂悍暴戾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之天大
降喪于殷者憫其喪亂而慰免之也喪亂者非他
也周實爲之也而慰勉之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
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
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也旻天者自其秋殺
者言之各有主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

勅殷命終于帝者推本革命之公而開喻之也天
既降喪于殷故周受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
殷命而革之以終于上帝之事威降于天而成于
周蓋相爲終始者也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
而失天職故職移於周反致王罰於其身焉吁可
畏也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
從言者不同而至明至公之理非有二也肆爾多
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者因其所疑而解之也弋猶弋鳥之

卷二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
藏板

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明如此聖人何
嘗以弋取求位爲嫌而急於自解哉惟頑民以小
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又疑周
之求天位也聖人憫之憐之呼而告之曰非我小
邦周敢弋殷命以彊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
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焉是天也非人也頑民
亦可以少悟矣天之於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
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天之不畀殷益
信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

俾作民主我曷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者前旣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爲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是乃上天之明畏也秉爲卽秉彜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惟天不畀而後言惟帝不畀蓋將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而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言至於此所以迪頑民之性者至矣盡矣

卷二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

四

退補齋藏板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桀之亡卽紂之亡也湯之興卽武王之興也鳴條之事凡爲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蔽也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

其蔽也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
所安則臺臺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
然亦何閒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其所安耳
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則其惡升聞而惟帝降格矣
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
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
上則一而已帝既降格謹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
夏邦可以深警矣尙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
惡播人口至於有辭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

卷二十四

增日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藏板

時天罔念聞也元命者大善之命也出於天而行
於君者也桀以淫泆肆于民上舉措誅賞無非私
意安得有所謂元命哉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祚
亦從而廢矣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
死也夏既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革夏
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人
君之於四方豈獨特一手一足之力哉明揚俊民
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
分盡矣伊尹之稱湯曰旁求俊彥孟子之稱湯曰

立賢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知之也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言大略不失此心所以傳世不墜也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主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其澤也苟不知操存失其帝則雖欲澤民亦皆私意之爲

何足以配天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洗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積治之後雖有失道之君亦未易動搖也紂襲聖賢之餘業而其亡忽焉者積累之雖深戕敗之亦大也誕罔顯于天者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况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

卷二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藏板

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善惡吉凶之理天道之甚顯民心之共祇者也紂大淫厥泆而皆不顧焉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祇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

卷二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藏板

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盡乎天者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者言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况周之奉辭伐紂乎爾頑民亦可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

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章所敘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指當時言之也頑民之所以憾周者徒見東征爲周公成王之事爾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爲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勅正之功于帝也惟我割殷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於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

卷二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

八

退補齋藏板

矣周不貳於帝殷其可貳於周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旣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當是時頑民猶妄意成王周公或可動搖故示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者其曰乃審度之辭蓋嘗審度頑民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爲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孽乃自爾邑

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者告之，以遷洛之意也。言予亦念天，就殷邦妹土之地，屢降大戾，紂旣死焉，故今邪慝不正，要當遷徙，舍其舊而新是圖，夫豈得已而不已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卷二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

九

退補齋
藏板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殷視洛則爲西也，所以遷爾居於洛者，非我一人秉德不康寧而樂爲開闔動搖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然，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雖然，周行天討者也，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甚於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邪？蓋小人不知天命而

不畏也彼誠粗知之將喘汗疾趨之不暇亦何待
他人敦勉督促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
革夏命者以其父祖之舊聞而開諭之也惟爾平
日所知爾先人典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
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
於今廢興之理亦可識矣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
庭有服在百僚蓋周以商革夏之事論頑民頑民
復以革夏之事責周其言以謂商革命之初凡夏
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

卷二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

十

退補齋
藏板

間今周之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安得而不怨
乎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
於書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望慰眾心合新舊
安危疑規摹略可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
求爾于天邑商者周公稱王命以大義裁之言爾
頑民雖有是言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
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修令德以應我之
求不可援前比後而必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
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理當富於賢德敢求

亦敬賢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
之者亦甚厚矣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者復諭以所以遷洛者惟欲相率安肆矜恤爾躬
豈可反以我爲罪乎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欲借天
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蔽蒙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
以大警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
蓋未嘗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遜

卷二十四

曾修東萊書說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頑民之所以不安者蓋不自知其罪之大遷洛猶
爲輕典故此章明以告之奄蓋與武庚管叔同叛
者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爾三監奄淮夷之眾若
正名定罪我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盡俘爲囚可
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流竄荒裔可也今遷
爾洛邑密邇王室是以親比爾爲事俾臣于我宗
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漸染薰陶以成其德爲汝
賜旣不多矣乎舍殷就洛遷徙之勞頑民所知也

舍遐邇而就中都寬宥之恩頑民所不知也故明以告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卷二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告戒既終乃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今予惟不爾殺者蓋頑民負罪懷慝反側不安故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既遷之後厯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眾亦是意也胥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予惟時命有申者前章既已詳命之而是章之命復申告之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者蓋爲四方諸侯罔有所賓禮之地故卽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

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
於濟濟多遜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意也
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賓諸侯一則以居商土然
則待汝商土者亦甚厚矣爾乃尙庶幾保有爾土
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尙庶幾
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愛之以業
也爾能敬天惟畀予矜恤爾惟敬則畏天命畏聖
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祇順福祥之所集也卽天
之畀矜也爾不能敬爾不啻不能保有爾土予亦

卷二十四

增補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致天之罰于爾躬惟不敬則不畏天命不畏聖人
之言凡所命誥莫不違悖刑戮之所集也卽天之
罰也明福威以示之彼安得不知所向背乎今爾
惟時宅爾邑繼續爾居爲長久之計爾其有幹有
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所以能胥
匡其生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者言爾之遷洛乃
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實從遷始豈不甚
光榮矣乎自亡國之末裔而爲興國之始祖頑民
雖愚其亦知所擇矣所以作新之者無大於是也

多士多方篇未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多
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
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
指則可知也

卷二十四

增攸叢萊書說

古

退補齋
藏板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五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昵愛者多姑息是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畝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夭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爲一書人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
周公作無逸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一

退補齋藏板

作亦在於遷洛還政之後其時蓋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
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

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或利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歎息而言之所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二

退補齋藏板

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彼本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爲生者乃在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周公既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

驗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已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苦耳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此此乃親戚之情話入人之最深者也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禮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禮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四

退補齋藏板

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祇懼而不敢荒怠宴安蓋深知民之可畏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與無逸互

相發也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言其未踐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處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傳說四海之內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藏板

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高惠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卽太甲也不義惟王舊爲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成是所謂不義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之前舊爲小

人之行也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言其思庸而復卽王位困心衡慮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懲其慢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世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爲次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其知之間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藏板

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末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稱三君者中宗嚴恭寅畏不言所因則幾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舊勞于外由經履歷涉而後成德則學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爲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

三者舉此三君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槩言之亦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

卷二十五

增後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藏板

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

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
漠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
卽於康功以安民卽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
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蓋柔之徽美者
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巽
恭謹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
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聖莫能與此也文王以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苟匹夫匹婦未被其澤

卷二十五

增後漢東萊書說

八

退補齋藏板

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
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有生意也自朝
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當是時紂
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
民憂乎有水火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且
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
之任者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謹則所謂
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
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

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者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畋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百用之約旣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其來舊矣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九

退補齊周藏板

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防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卽前章之意然亦使成王知文王憂勤如此終享百年之壽則導諛之說謂勤政則傷生者亦不足信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放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

于酒德哉

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十

退補齋藏板

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旣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者塞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自二日或至於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

之以無敢違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
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
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
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
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逮其既
嘗此味則浸深浸溺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酒德哉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
比之况當時夷滅尙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
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
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
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
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

詛祝

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
也敎誨者敎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

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已巍巍乎其大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焉况成王幼冲之孺子豈可少此乎此無逸之書所爲作也邪正相爲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隙乎故民無或敢相譁張詭誕爲幻惑以亂主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者言人主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乘隙以邪說訓之變亂先王

卷二十五

曾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掃除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進其說乎彼固有所窺而動也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者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斂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滅之而後歉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爲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

則其國亦曰殆哉此蓋消長存亡之機故周公懇
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
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
時不承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
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知而弗去所以爲智之實不蹈其哲則去之者也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
藏板

非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迪哲
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曷爲而知三宗文王
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
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于心則平
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
不至是非能蹈其平日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則
不然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
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愆過安而受之曰我之愆
信若是欣然不怒不止於不敢藏怒而已蓋初無

怒之可藏也如上所陳方未遇怨詈未見誣毀之時豈不知此爲美哉至於身當怨詈誣毀之際能蹈其所知者惟三宗文王爲然斯所以爲迪哲也深味三宗文王之聞怨詈其工益新其心益平聖學之緝熙君道之廣大斷可識矣成王與後嗣王若此其不聽不思三宗文王之迪哲人乃或譎張爲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不能不信之則以爲果若是不永念其爲君徧覆包含之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譎張無根之說羅織疑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丙

退補齋藏板

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有萬不同而其怨則有同皆叢集於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兩章皆言此厥不聽蓋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雖幽厲之主豈不知眇然一身不能勝億兆人之怨哉惟其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譎張幻惑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至於虐終之普天同怨無所避之盍亦謹之於聽受之初乎周公教戒旣畢復歎息而使嗣王監于茲者蓋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

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
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
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
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
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
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卷二十五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
藏板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六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悉矣於其盛滿而欲去
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
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
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
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世主所當深察也

召公爲僚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君奭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一

退補齋
藏板

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
心也已而成王盡禮以留之周公旣幡然而改矣
而召公猶守前日欲退之心未改也故於師保左
右輔弼之任則不說焉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諭
挽留之於是始爲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公以
爲去就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諭未嘗以
周公留而我亦留不苟於隨如此及其旣諭也非
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託孤寄命
之責而不辭蓋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惟其重於隨

所以篤於信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

文王受命

以名相命周初蓋猶質也殷之喪亂自後世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之矣其何以承之乎我不敢知曰其基業永可保信期於休盛惟順天則庶乎輔成我之誠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二

退浦齋藏板

祥而自棄於不可爲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已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已者也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盍相與悉心而奉天曷爲遽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誥言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天屢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則召公前日之言可推矣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日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事則惟他日之人在我後嗣子孫之側者自任其責召公之意雖若此如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遏絕佚墜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知乎

固不得以既退而逃其責也曷若今相與勉留而扶持之乎天命不易天難諶者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隕深淵者也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易而信之則未嘗知所謂不易者也乃其墜天之命則其亡忽焉不能少經歷歲時斯其所以爲不易難諶也其可謂天命既固而不扶持之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四

退補齋藏板

施於我冲子者既言天命難保又言保祖宗之業者責實在於周公前人文武也恭明德恭承文武之明德也是責雖在我我豈能自有所爲哉不過啓迪開導前人文武之光明施於我幼冲之成王而已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

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爲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釋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卷二十六

增後漢書說

五

退補齋藏板

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言其通於天也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厥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於

帝也自其徧覆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所輕重至於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格于上帝猶以存主者言之也至于格于皇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矣雖然太甲之保衡卽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伊尹之於太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也咸有一德之篇

卷二十六

增後影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藏板

固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太甲之責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也不置之伊陟臣扈之列止言其父王家何也咸之爲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祖乙之有巫賢武丁之有甘盤不言其治功高下者蓋周公之論本非爲方人而發成湯與太甲太戊致治有聖賢之異其辭不得而同伊尹於成湯太甲所事有前後之異其辭不得而同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於一朝

無所疑混固不必銖銖而較之也巫咸之事不見於經矣武丁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而四海仰德實傳說之力捨說而舉盤者蓋盤源也說委也先河後海之意也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言是六臣率循深惟此道而勳名各有陳列布在天下故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然則配天之禮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陞用天子之禮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藏板

也六臣所率惟者皆此道而心之所至則有差焉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而終之以是則同亦此意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者命而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之甚篤則以商家富實百姓厚於民故天亦厚之也是蓋六臣深知根本之所在而祈天永命也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者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其王罔不秉君德於上明恤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捐恤天下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於藩屏之侯甸內

言小臣極其目也外言侯甸舉其綱也恩意浹洽於內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優伶僕隸尤寵赫奕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于虢者卹之非不深可以謂之明卹乎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者言君固秉德况凡奔走在列者惟此之故惟德之稱以用又其君君德成就彰信兆民凡有所爲於四方安得不如下筮之神民罔不信乎又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下實其民上格其君又號召天下之賢俊使朝夕以道德之言涵浸薰陶以底於罔不是孚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也大臣之職業如此召公不景行行止而遽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閒者也天無私壽惟其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平則常永悠久有壽之道壽其當壽無所加損斯其所以爲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八

退補齋藏板

天也斯其所以保乂安治而壽有殷之祚者也前
章序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
平格之實也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
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
天之無私壽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
造邦者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於召公商家
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
不以私壽之况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汝召
公勉留而爲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固命矣國命之
固不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爲此而
留哉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
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
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
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

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今
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
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
回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
警之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
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德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十

退補齋藏板

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帝謂文王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蓋所以割文王之德而致其
密察之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疊疊文王令聞不
已蓋所以申勸文王之德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
之密察緝熙是乃上帝之割申勸非復有詔之者
也文王既集大命則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
修和於諸夏以盡其職分太和雖貫古今盈宇宙
而不息然紂爲天下宗主窮凶極虐戾氣充塞而
和則愆矣修而復之實文王責自朝至于日中旻

不違暇食用咸和萬民則修和之實也所謂修和
蓋本於割申勸以修己之和推而放之於諸夏也
尙克者望道未之見之心也如曰己克則豈所謂
純亦不已乎文王之所以內進厥德外和有夏合
內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虢叔閔天散宜
生泰顛南宮括是五臣者皆胥附先後以輔文王
可謂盛矣文王猶歉然未足復曰人材之少無能
往來君民之間以迪導常教於下者故文王自視
蔑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眾而視之若寡德已盛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聞此
言反視己之功業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謂成
而欲去乎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佐
佑秉德不移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
殷命故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迪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
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武王惟
茲四人尙迪有祿孔氏謂虢叔先沒意其或有所
傳歟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沒惟此四人

者尙蹈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後暨武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者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
討虔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勳也惟茲四人昭武王
惟冒丕單稱德者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覆冒之
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
造端於文王故論其原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固
相爲終始也師尙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
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
召公而非欲爲人物之訐也文武君臣於天人之
際佑曰純佑知曰迪知見曰迪見聞曰冒聞將曰
誕將稱曰單稱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極其
效非若後世乍出乍入安於小成者之爲也今在
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者周公言
今兩聖五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懼不能勝若游
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
濟可也求助之切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者
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雖已親政然幼沖小子
未知艱難政當同未在位之時而盡瘁扶持之不

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責我以當去也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者言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成王之所不違以耆老爲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留則周家之治可憂矣鳴鳥蓋是時周方盛隆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周公謂召公若收斂以老成自居不屑國事則我豈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藏而不復聞其鳴况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於召公之去反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也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肆其監于茲勉其視此而自彊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者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之受命其休則無疆也迹夫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

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潔其身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告君乃猷裕者告召公勿狹隘欲去盡謀所以寬裕者可也鄭氏謂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是也蓋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溼欲其調齊槃錯勞結欲其解紆黜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齒

退補齋藏板

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方欲償前日之志而反不得遂焉此所以鞅鞅不悅也是則然矣蓋謀所以寬裕者乎誠寬裕其心遠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展布四體爲久大之規摹則向來勸厭急狹之病自融釋於平寬之域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亂此蓋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章舉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前人敷
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最偶王在亶乘
茲大命者前人文武也文武布宣其心乃悉傾倒
以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根
極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配偶輔佐王者
命之大如此爲召公者在至誠服乘此大命不可
失墜今而遽去則是墜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
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又追文王之殊遇以感之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藏板

召公縱不爲成王留不爲周公留蓋亦惟念文王
前日眷遇之厚德爲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乎
想召公聞斯言必踈然動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
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
感之非惟周召一心而文武所以使人倦倦於再
世之後周公父子兄弟間固不待論而召公之爲
此老身而不敢言歸則其待大臣者亦可得而推
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嗚呼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允周公言凡所以告召公皆我所確信允當而不可易者非苟言之也保奭呼其官而告之也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者深勉召公之畏天也是心不存則雖前日天降禍

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藏板

於殷覆轍未遠猶不知省其用力於敬爲我監觀殷亡之大亂以此之故念我天威之可畏而于時保之是心存則天威蓋凜然矣監殷召公所自監而謂之以我者以周公之重而敦勉之也召公成德之彥其操存者熟矣牧野之事寧有遺落而忽亡之乎蓋心不可有所倚當其欲退之心重則心倚於退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此周公所以大儆之以操存之工也然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之惟周公能治之

當其相與語微有不寬隨以告君乃猷裕開之微
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斂之開斂於眇忽將形之
際是以洙泗鑪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鉉之間何
其盛也周公復言予不信惟今日若此告諭予固
每惟曰所以念天威而保之實因我二人豈可捨
去蓋嘗問汝汝之見有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
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盛福
祿日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盍相與避滿盈乎
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

卷二十六

增校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藏板

盡大臣之職業以啓茲至之天休毋徒惴惴欲去
也若他日天下廓然無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
盛之時超然肥遯吾不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周
公復歎息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
于今日休盛功緒既見要當終之故我欲咸成文
王功業于不怠孜孜勉勉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
地無不率服惟上所使然後始厭吾心始不負大
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不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
其後召公厯成康而猶未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

俾之語而自視常歉然乎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若此多誥諄複而留汝者予惟用閔于天之於民欲生養之蓋甚艱難今方有端緒召公乃捨去而不肯成就之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於此故見賢者欲去民將不得遂其生則爲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敢不留乎

卷二十六

增改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
藕板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所可保也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歎息而謂召公惟乃踐歷諳練之久固知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今日之罔尤違蓋亦易事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祇順此誥思保民之難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此召公已留而周公飭遣就職之辭也然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

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蓋召公之於
周公猶顏子之於孔子之不違如愚其領受之意
固見於眉睫之間矣

卷三

增修東萊書說

九

退補齋
藏板

